

工友情怀

扎根基层16年，坚定筑路报国人生理想，参与12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；踏上高原，在一次工程建设鏖战中燃烧青春热血；传承“逢山凿路、遇水架桥”的铁道兵精神，在交通强国征程中，由走出校门的基层“小白”成长为项目管理大拿。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吴燕升。

“上学时，每次坐在拥挤摇晃的大巴车上，我都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投身祖国铁路建设事业，建设九州坦途，让更多偏远地区群众享受铁路交通便利，让更多群众摆脱贫困。”吴燕升回忆。



吴燕升（左二）开展方案研究

吴燕升出生在甘肃省通渭县，那里黄土丘陵沟壑遍布，交通不便，要想走出大山往往需要转乘3次客车才能到100多公里外的定西市乘坐火车。高考结束后，吴燕升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兰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，立志成为中国铁路建设者，为高铁强国、路通天下而不懈努力。2007年毕业后，他便加入中铁十二局，成为践行交通强国战略的一名筑路人。

“我有幸参与了举世瞩目的铁路工程任务，感觉责任重大，使命光荣，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择。”吴燕升说，参加工作以来，他转战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参建了武广客运专线、柳南铁路、福厦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，成为中国高速铁路的参与者和时代见证者。

2020年11月，吴燕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第一时间主动请缨上高原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不远万里，从全国各地汇聚雪域高原，踏上折多山，协力打造丰碑工程。

“虽然事先做了心理准备，但是当我踏上折多山时，还是被现场恶劣的气候和极端的地质环境所震撼。”吴燕升回忆。项目位于高寒缺氧无人区，大风雨雪是这里气候的常态，更大的困难

拥抱交通强国梦

□赵桂军 任达禹

在于隧道地质结构复杂，建设过程中需要下穿不良破碎带和富水岩层，经常发生岩爆和涌水情况，施工条件极其恶劣。

“记得穿越高压富水区时，最严重的时候，隧道内积水漫腰，工程建设举步维艰。但是与这些地质和气候环境相比，最大的挑战还是大雪封山后，项目建设者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和恐惧感。”吴燕升回忆。

上场之初，没有电，也没有网络，甚至连饮用水和食物供应都捉襟见肘。隧道开工不到3个月就下起鹅毛大雪，施工现场15公里范围内没有住宿和吃饭的地方，只能靠工地搭帐篷，利用大巴车解决每天的工人运输问题。

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项目管理者，吴燕升既有攻克建设难题的坚毅，也有精细管理的韧劲。折多山上空气稀薄，轻微的运动都会造成血氧不足，建设者经常头晕、胸闷、嘴唇发紫，工作1小时往往需要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休息。施工建设初期，氧气面罩和供氧设施不足，吴燕升号召

全体党员给职工让出面罩，为职工服务好、保障好。经过全体建设者的不懈努力，他们用短短10天时间就给工地每个宿舍安装了增氧设施，添置了大量氧气面罩和移动式吸氧用具，同时安排工地医生为大家做好保健服务，让职工在高原上感受到了企业的温暖，激励全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施工生产大会战中。

凭借实干拼搏和出色的工作能力，吴燕升先后荣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“工程建设科技创新人才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、中国铁建第十届“十大杰出青年”等一系列荣誉。“荣誉的获得，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，更是对我们团队拼搏奋战的肯定。”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，吴燕升表示，感觉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更重了，在今后工作中要全面发挥劳模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以实干者、奋斗者的姿态带领企业参与更多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，用坚守、勤奋与创新谱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誉华章。

一个真诚而有趣的灵魂

——读黄永玉散文集《还有谁谁谁》

□钟芳



路上自学成才，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艺坛，后拓展至油画、国画、雕塑、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，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位。“我进入社会之后，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，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，做人过得去。到哪里给人画像，剪个影，人家都喜欢我。”黄永玉作画情真，做人重情重义，爱憎分明，优秀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不少真挚的朋友，并且使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张梅溪。

《还有谁谁谁》包含了多篇黄永玉回忆自己和师友朋辈之间的往事，嬉笑怒骂、自然随性。譬如他写张学铭：“张先生高大的中型胖子，见过全世界大场面的人，那时候能找到个随心交谈的人真不易，居然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上午来，聊、聊、聊，吃中饭，喝茶，再聊、聊，吃晚饭，吃大西瓜，再喝茶，再聊，九点钟，起立，再见。我们送他出门。”三笔两笔便把人物言行举止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那些大多早已离开的人物形象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，他们仓皇与镇定、软弱与勇敢……令读者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“我回香港住了几年，回北京之后，这些先生都没有了。”“我活得这么老，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。”在书中，黄永玉叙述着这些平凡的与不平凡者的人生际遇。他们在黄永玉的生命成长过程中，都曾及时地伸出过援手，给予他无私的帮助，让黄永玉蹉跎人生道路上的一处处险滩，由此迈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坦途。然而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相遇就有分离，面对一些曾支持和帮助过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先后离去，晚年的黄永玉常常情难抑制，深深地怀念着他们。他们是他的光影，是他的背景，是他行旅的地图，也是他的精神肌理，他和他们共同写就了一部生命之书。

回望自己的世纪人生，黄永玉在《还有谁谁谁》书中颇为坦然地写道：“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是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，二是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”读完全书，我深以为然。

“我不喜欢把死亡说得很可怕，死，是后来的活人们将它弄得讨厌起来。”这是著名画家、作家、诗人黄永玉先生在《温暖的追忆》里所写的文字，其对生死豁达的态度尽显其中。这位众口皆碑的“鬼才”与永葆童心的“老顽童”，原打算在自己100岁时举办一场全新的画展，如今，他却永远地离开了，我们只能在他的各类作品中缅怀和品味这个有趣的老人。

《还有谁谁谁》是黄永玉创作于2022—2023年的全新散文集，真挚温暖的笔触详细呈现了这位百岁老人站在百岁边缘，回望曾经走过的漫漫人生路，以及一路同行的故友亲朋，讲述他们的情怀与命运、理想与归宿。老先生亦画亦文，人生旅途中那些重要的人、重要的瞬间、重要的记忆化为图画和文字跃然纸上，点点滴滴都饱含着他的人生、历史与文化的思考。作者自称，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早前随笔集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续集或补充，两书构成完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。

黄永玉自诩是“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”，也是“湘西老刁民”。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的他，因家道中落，12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谋生，不久抗战全面爆发，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生活，一度“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”，三次从日本人的炸弹下捡回性命；甚至和一艘舱尸体同行，还险些被抓“壮丁”。出于爱好也碍于生计，他在艺术的道

岁月滑过父亲的手

□徐锐

想起父亲，便想起他那双握紧岁月的手。

那几亩老田，是父亲一生的舞台。勤劳的双手磨光了无数农具，收获了无尽甘苦。春天，他操起铁锹，锄净猪圈，堆肥备耕；夏天，他握着锄头，挥汗于田垄，点种玉米；秋天，他扶着犁铧，精耕细作；冬天，他拿起斧凿，修缮农具。辛劳过后，父亲总会用他那双沾满泥土的双手，欣慰地捧出花生、红薯、果蔬及全家的希望。如今，父亲还在菜园里忙活，只为丰富我们的餐桌。那双手，是取之不尽的粮仓，保障着全家老小温饱无忧。

我们三兄弟次第而至的学业、婚事，逼着父亲曾一度背井离乡，四处打工。父亲手中握的，便是通往城里的张张车票。小小车票，带着父亲下过山西的煤窑，入过东北的林场，住过上

海的工地。那十几年，父亲辗转各地，吃苦无数，可每次回家，他都笑着交给母亲一沓钞票，送给我们一堆糖果。那次，我将一张车票递给父亲，想带他旅游，父亲脸上却愁容闪过：“一看到车票我便想起当年的冷饭、清汤，酷热、严寒。我现在就想守在家里，哪都不去。”那双手，曾握着写满苦累的车票，送我们兄弟踏实有力地启程人生。

父亲的手，其实很有艺术灵性，拉得一手好胡琴。母亲曾笑言，是父亲的琴声绕住了她的心。父亲曾是村里戏班的“首席”，颇具影响力。那年村里唱戏，父亲正襟危坐，琴声如水，我在台下听得入迷，甚感自豪。拮据的家境，曾让父亲无奈地卖了胡琴，断了琴声。两年前，父亲坐在墙根的阳光里，悠然地用桑木自制了一把板胡，拉起了当年的小调，陶醉其中。那双手，

按着弦、拉着弓，奏出了父亲的生活五味。

那次回家，父亲因腰疼卧床。父亲喊我：“大锐啊，你帮我换贴膏药吧。”说着双手颤巍巍地撕下一贴递给我。父亲身上的皮肤已然松弛，那贴膏药，我使劲压、抹才贴好。这还是那个曾驮我乱跑、力壮如虎的父亲吗？那次父亲重感冒，我陪父亲在医院输完液后上街吃面。父亲像个孩子似的，一路紧跟，过马路时，我干脆牵住了他的手。几十年来，我貌似第一次和父亲拉手，可拉到的手，却已枯瘦、无力。我不由心头一酸，那双曾力大无穷、撑起全家的大手哪去了？那双手，不再强劲有力，却重重地捶打着我的心。

从父亲的手中，我接过了努力上进、隐忍坚强，这让我受用终生。我将握住父亲的手，让他剩余的岁月过得幸福、安然。

书海掠影



·广告·

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

开展秋季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

为确保辖区环境秩序稳定，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以创城工作为抓手，全面开展秋季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工作。

强化外部协调，做好跨部门、跨属地的合作联动，提前布控。采取人盯车巡、视频巡查等方式多角度多方位管理，稳步推进，提高违法成本。

强化对相邻街乡镇协调联动同步部署、执法力量同步上岗，有效压减占道经营违法空间。

强化文明执法，以人为本、

疏堵结合，确保执法过程理性、平和、文明、安全，避免因执法不当引发负面舆情，同时落实全过程执法记录要求。

强化普法宣传，对占道经营者进行普法教育，彻底消除占道经营者侥幸心理，引导占道经营的商贩规范有序经营，劝导摊贩离开现场或者将摊位挪移至摊点群，有效保证市容环境整治有序，确保群众出行畅通，环境整治。

(成光)